

从日本政坛“三法则”看石破茂政权稳定度

主笔 赵世峰

自民党在日本国会参议院选举中大败后，党内“逼宫”首相下台的声音就没断过，但石破茂坚持“不会辞职”。在日本政治文化中，“引咎辞职”往往是政治人物败选后的必然选择，石破茂内阁为何至今“摇而不倒”？从日本政坛相传的三个“法则”来分析，或许能看出其中的端倪。

内阁支持率的高低有一个“警戒线”，通常来说低于30%会被舆论视为进入“危险水域”；如果进一步跌破20%，就会被视为陷入“下台水域”。

7月20日参议院选举后，共同社7月22日发布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显示，石破茂内阁的支持率为22.9%。选前日本时事通讯社的电话调查结果也显示，石破茂内阁支持率已跌至20.8%。可见，参议院选举前后，石破茂距离“下台”仅一步之遥。

而一个月后，在8月下旬共同社的调查中，石破茂内阁的支持率已回升至35.4%，不仅远离“下台水域”，而且已脱离“危险水域”。由此看来，石破茂至少在民意上暂时摆脱了被动局面。

在自民党内“逼宫”声浪中，7月25日晚，近千名日本民众聚集在首相官邸外声援石破茂，呼吁其“不要辞职”。日媒评论称，在执政联盟输掉选举的背景下，这样的场面在日本极为罕见。

共同社的民调也印证了这一点。在自民党的支持者中，高达74.2%的受访者认为石破茂无需为参议院选举失利担责，认为其应该辞职的只有24.1%。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的支持者中，也有68.4%认为石破茂无需辞职。即便在立宪民主党、维新会、国民民主党三大在野党的支持者中，挺石破茂的比例也分别达到64.8%、61.3%和51.7%；无党派的支持者中比例也高达63%。

在日本还有一个权衡政权稳固程度的指标“首相溢价”——用“内阁支持率”减去“第一大执政党支持率”，得出正值即可视作政权相对稳定。

纵观日本主要媒体的历次民调，石



8月9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在长崎举行的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发言。 新华社发

破茂政府上台后该指标一直维持在正值区间。在日本广播协会(NHK)3月的调查中，石破茂内阁支持率为36.2%，自民党支持率为29.2%；在《读卖新闻》和日本电视台的联合调查中，石破茂内阁支持率为31%，自民党支持率为26%，都显示内阁支持率高于执政党支持率。

即便在参议院选举落败后，石破茂内阁支持率仍超过自民党的支持率，体现出“更支持内阁而不是执政党”。在共同社的最新民调中，石破茂内阁支持率为35.4%，而自民党支持率只有22.5%。

这一点在日本民意反馈中也有所体

现。在自民党拥趸的“反水者”中，一部分是不满意自民党派系“黑金”丑闻而转投在野党，在派系“黑金”丑闻问题上，相较于自民党其他大佬，石破茂要“干净”得多；另一部分则是认为石破茂政府不够“右倾”，愤而投靠更右翼的参政党、国民民主党等在野党。换句话说，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大败的原因在于自民党本身而非石破茂，即便是其他人担任党首，恐怕也难以改变败选的结果。

回顾之前的菅义伟、岸田文雄两届政府，其内阁支持率在大多数时间低于自民党支持率。在岸田文雄卸任前夕的

2024年9月初，NHK的民调显示，其内阁支持率为20%，自民党支持率为29.9%；菅义伟2021年10月辞职，当年8月NHK的民调显示其内阁支持率为29%，低于自民党33%的支持率。

在日本政治中，还有一个衡量政权稳定度的“青木法则”，由已故前参议院议长、前内阁官房长官青木干雄提出——内阁支持率与政党支持率相加，如果不到50%，政权就有可能垮台。

在岸田文雄执政末期，其内阁支持率和自民党支持率均为21%。而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调查，石破茂上台以来，其内阁支持率和自民党支持率大部分时间未低于50%；共同社的最新数据显示，石破茂内阁支持率和自民党支持率相加为57.9%。

当然，各家媒体的统计不尽相同，在《朝日新闻》3月的调查中，石破茂内阁支持率为26%，自民党支持率为23%。而一向对自民党“苛刻”的《每日新闻》3月的调查显示，石破茂内阁支持率为23%，自民党支持率为19%。但上述数据也显示，石破茂内阁支持率均高于自民党支持率，“首相溢价”为正值。

在共同社最近进行的“谁适合担任下一任首相”调查中，前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以24.5%的支持率位居首位，现任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以20.1%紧随其后，石破茂跌至第三(13.1%)。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自民党的支持者中，小泉进次郎以26%的支持率位居首位，石破茂以18.3%位列第二，高市早苗排在第三；在无党派的支持者中，小泉进次郎(18.8%)和石破茂(18.5%)同样位列前两名，高市早苗排在第三。

自民党在8月上旬举行参众两院议员大会，会上多位议员要求提前举行党总裁选举，石破茂重申继续留任的意愿，最终结果交由总裁选举管理委员会定夺。自民党总裁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逢泽一郎表示，在8月底完成选举复盘前，暂时不会启动党总裁选举程序。是石破茂引咎辞职，还是自民党干事长森山裕辞职担责，自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仍将继续。

在哪会晤可能是“普泽会”最简单的“难题”

主笔 赵恩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5日表示，乌美将举行会谈讨论俄乌举行和平谈判的可能性，时间定在8月最后一个周末。在这之前，无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在为可能举行的俄乌领导人会晤降低调门。

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乌方团队正与美方进行密切接触，在各方就对乌克兰安全保障达成基本框架后，乌方将通过美方了解俄罗斯是否准备举行领导人会谈。这与特朗普此前力推的俄乌领导人面谈，甚至越过停火环节直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存在显著差异。

8月18日美乌、美欧领导人会晤相继在白官举行。其间，特朗普一度中断美乌欧会晤，与俄总统普京进行了大约40分钟的通话。会后，特朗普对外放风着手安排俄乌领导人见面。按照他8月19日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的说法，美方已与俄乌双方进行协调，如果普京与泽连斯基实现会面，接着将举行美俄乌三方会晤。

彼时，泽连斯基宣称将在10天内制定出对乌克兰安全保障的细节；俄总统乌沙科夫说俄美元首支持俄乌继续直接谈判；德国总理默茨称普京同意两周内见泽连斯基……

然而，美乌欧领导人会晤后的乐观情绪没能延续太久。特朗普8月2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暗示乌克兰根本打不赢，鼓动其袭击俄罗斯本土。次日，俄方表示俄乌领导人会晤尚未被列入日程。随后，特朗普再度对俄发出威胁，称如果两周内看不到进展，就采取“大规模制裁或大规模关税”。

8月24日，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所谓俄乌领导人会晤的议程根本没有准备好，他建议先提高俄乌谈判代表团的级别。第二天，特朗普坦言尚未讨论美国如何参与对乌安全保障的细节，将以“后援”形式协助欧洲发挥主导作用。这意味着欧洲国家将是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主力。

当前，美欧俄乌之间的难题之一是安全保障问题。对乌克兰来说，最渴望的“保护伞”就是加入北约，而这是俄罗斯坚决反对的。退一步来说，乌克兰希望获得类似北约第五条款的安全保障，即如果乌克兰遭到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保障国的攻击。

同样，俄罗斯也在要求安全保障。在俄方看来，乌克兰危机的起因与数十年来北约不断东扩，持续损害俄国家安全利益相关。上世纪90年代，北约曾对俄承诺不东扩，但北约迄今进行了6六轮东扩，直到芬兰和瑞典先后于2023年和2024年加入北约。

对此，特朗普明确表示不会允许乌克

兰加入北约，且美国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但美国的西方盟友似乎并不这么认为，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和加拿大宣称要向乌克兰派遣“国际维和部队”，而这也是俄罗斯无法接受的。

8月24日、25日，加拿大总理卡尼、挪威首相斯特勒先后访问乌克兰。卡尼访乌期间公布了加拿大在今年6月七国集团峰会上承诺的对乌额外20亿加元(约合14.4亿美元)军援的分配细节，斯特勒则表示将向挪威议会提议明年援乌85亿美元。

拉夫罗夫直指西方国家与乌克兰试图破坏总体上由俄美元首制定的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给俄乌和谈蒙上阴影。相比之下，未来俄乌领导人会晤的地点，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尽管这在美乌欧三方白官会晤后一度成为焦点。

俄方曾提议在莫斯科举行俄乌峰会，但显然泽连斯基不会同意。同样，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并且一贯反对军援乌克兰、多次在欧盟涉乌决议表决中投反对票的匈牙利，也不会得到乌方认可。匈乌之间龃龉不断，匈牙利曾威胁对乌断电，近日关乎匈牙利能源供应的俄“友谊”输油管道三次因乌方袭击而中断。

法国总统马克龙前不久提议瑞士日内瓦是合适地点，普京曾于2021年6月在此与时任美国总统拜登会晤。但俄乌冲

突爆发后，既非欧盟成员又不是北约成员的瑞士加入对俄制裁。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今年5月表示，俄方不再将瑞士视为中立国，瑞士冻结了价值74亿瑞士法郎(约83.8亿美元)的俄私人资产，冻结了俄央行约74.5亿瑞士法郎(约84.4亿美元)的资产。此外，瑞士还曾向德国转售武器间接军援乌克兰，北约还在日内瓦开设了办事处。

奥地利总理施托克尔说，维也纳有举办对话的传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总部就设在这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也表示愿意承办俄乌领导人会谈，俄白乌互为邻国，俄白关系紧密，且俄乌冲突爆发之初俄乌曾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过多轮谈判。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也是合适地点，土总统埃尔多安与普京、泽连斯基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冲突之初俄乌也曾在伊斯坦布尔谈判，黑海粮食外运协议就是在此达成的。近期，俄乌之间的三轮谈判也是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双方在换俘和交换阵亡士兵遗体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特朗普宣称对他来说解决俄乌冲突“最容易”，但在俄乌各自安全诉求尚无妥善安排，涉及领土等两国核心利益的问题难以调和的情况下，讨论俄乌领导人会晤多少有些心急。